

# 澳門的「藝術三月」

穆欣欣

香港「藝術三月」包括香港藝術節、巴塞爾藝術展、中國飲食文化展等在春天綻放，演繹「藝術即城市」。

三月的澳門，也有兩場文化活動特別吸睛——一場純粹的本地文化活動，另一場是近年少有的、真正具國際高度的安德烈·波伽利（Andrea Bocelli）演唱會。

先說澳門本地的。《藝術的故事》作者恩斯特·貢布利希（E.H Gombrich）說：「藝術並不存在，有的只是藝術家。」（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

有人，才有藝術。藝術是人詮釋世界、與世界對話的媒介。

這是澳門出版的一套兩冊《只有文藝家——致敬澳門文藝家肖像畫及人物故事集》書名的由來。

二〇二四年六月下旬，澳門畫家、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監事長陸曦啟動為本地一百三十三位文藝界人士畫肖像的浩大「工程」，這些肖像作品由澳門基金會展出。由此又延展出另一項「工程」——二十七位澳門寫作者，對每一位肖像人物進行訪談，總共寫下一百三十三個人生故事，向為澳門文化藝術發展作出貢獻的人致敬。

長期以來，澳門的文藝處於自然生長狀態。書中的文藝家幾乎都經歷了從回歸前到澳門特區成立的重要時間節點。他們的故事，映照出澳門文藝發展的經緯。澳門人口少，卻有眾多文藝愛好者，形成今天兩千多個文化社團的壯觀局面。這與外人印象中以吃喝玩樂打卡的澳門大相徑庭，更有些出人意料。

一百三十三位文藝家，專職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佔比少，文化藝術是他們為稻粱謀之餘

的精神安頓之所，因此形成澳門文藝自帶純粹清新的特質。追求藝術的道路各有不同，但低調、內斂、腳踏實地、默默耕耘是澳門文藝家共同的特點。

我和吳志良博士共同擔任本套書的主編，我負責統籌採寫工作。不同於文學創作，非虛構寫作要講述真實的故事。在面對海量信息的互聯網世界，如何把故事寫得既好看又有深度，是寫作者面臨的最大挑戰。真實的故事素材固然要靠受訪者講述提供，但從資料搜集、擬定採訪提綱、訪談、整理編輯訪談素材到落筆成文，這背後卻是寫作者不斷的思考：這個人物故事講什麼、怎麼講；如何能吸引讀者一直讀下去？寫作者既要全情投入，又要忘記自己，理性地把握自己和被採訪者、故事之間的距離。因為，讀者喜歡謙恭的寫作者。

有太多令人一讀難忘的故事：畫作於二〇一一年搭載神舟八號飛船遨遊太空，成為人類油畫作品上太空第一人的蘇民。澳門三位超過九十歲的文壇壽星冬春軒、李烈聲、魯茂的精彩人生。冬春軒先生的專欄每天在《澳門日報》副刊和讀者見面；李烈聲先生的三及第文章（文言、白話與粵語混合書寫）堪稱一絕。當年粵劇大師新馬師點名要和粵劇演員曾慧同台的故事。《澳門日報》陸波社長為人熟悉，但當年陸社長如何和《澳門日報》產生聯繫卻未必為人所知。陳巨來得意弟子、陸澹安後人陸康為何獨具名士風範、曾經以編輯文化大家王世襄《明式傢具》一書挽救了整個古老傢具行業的黃天……籌備此書期間，有一位畫家伍沃江先生離開了人世，採寫稿是靠伍太太的敘述寫成，這篇文章題為《可以沒有錢 不能沒有彩墨》……

吳志良主編為本書作序，提及「這是一本

屬於澳門的書，也是一本獻給世界的書」，總結出澳門的文藝家立足本土，心向世界的胸懷。至此，這似乎又不僅僅是一場澳門本地的活動了。澳門一直是連接世界、融會東西方文化的城市。三月二十九日在銀河綜藝館上演的安德烈·波伽利演唱會，讓人真真切切感受到澳門的國際性。

對波伽利，我自帶好感。結婚那年，友人送我們一張波伽利的CD。此後，這張CD陪伴過我們很多個寂靜的夜晚，我總是等下夜班的丈夫回家，聆聽「上帝美聲」，洗滌一天的俗務凡塵。另一件對波伽利印象深刻的事是二〇二〇年疫情期間，他在米蘭大教堂的《希望之歌》線上音樂會，創下古典音樂直播觀看紀錄。當時我冒出在空無一人的澳門大三巴牌坊前做一場音樂會的想法。當然，只是想想而已。

這就是波伽利，上帝賜予他美聲，他讓古典跨越時代而來。用流行的話說，他的演唱具時代價值，符合這一代的審美。少年失明，他失去了看見世界的的能力，卻踐行了父親給他的

信念：「讓世界看見你」。最令人折服的是，他能唱整齣歌劇，看不見樂譜，就一句句學。

澳門銀河演唱會曲目安排得當，兼顧了古典樂迷和音樂「小白」，雅俗共賞。歌劇選段外加《MY HEART WILL GO ON》《TIME TO SAY GOODBYE》等，大眾耳熟能詳。又藉科技實現波伽利和老師巴伐洛堤隔空對唱，既難得又走心。父子同台《FALL ON ME》也是賣點。小波伽利具雕塑感的面孔，像精緻的意大利皮具，毫無瑕疵。兒子有台型也有技巧。不過，當技巧不着痕跡之時，就顯示出他老爸更勝一籌的實力來了。還是我朋友形容得好，老藝術家唱到這個份兒上，仍然誠意滿滿，就像姥姥的千層底，一針一線，不欺場，絕沒有糊弄。

演唱會當晚趕上「倒春寒」，兼夜雨湊興。銀河綜藝館超過萬人的大場，據說當晚觀眾近萬，朋友買最貴門票（售價二千八百八十澳門元），是託人「撲飛」而得。演唱會前十天，主辦方又開放了場館三樓座位售賣，票價三百二十元，依然銷情大好。場館音響是超一流的，三樓座位視聽無死角。我形容當晚半個朋友圈的人都在場了，還有很多無視倒春寒、盛裝出席的外國人，她們把晚禮服穿出了地中海陽光般熾烈耀目，真好啊！



▲安德烈·波伽利三月二十九日在澳門銀河綜藝館舉行演唱會。

## 七日談

（澳門篇）

## 字相

史官倉頡，看到鳥獸足跡，知道紋理可以互相區別，開始創造文字。倉頡造字，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畫出圖形，所以叫做文。後來形旁聲旁相合就叫做字。文是事物的本然，字就是由文學生而來。這是東漢許慎的說法，兩千年的故事太久遠，那本《說文解字》也多年沒翻過了，但記憶還在。

有幾年，《說文解字》一直在我手頭，翻得出學問也翻得出趣味。然後呢……然後我又讀了其他太多經史子集，許慎的影子一步步走得遠了走得淡了。

許慎走遠了，梅國雲走近了。有幾回我看見梅國雲，如此痴迷字相。

字相者，說文也，解字也。一幅幅字相，是一個人的古典，是筆墨紙硯的古典。

字相者，古調也。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談。不要說梅國雲的字相，許慎的《說文解字》怕也冷了淡了幽靜了偏僻了。無妨，古風向來不聒噪，自在文脈，自成文明。

也許是如此，梅國雲身上總有一種靜氣，不急不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梅國雲夫子自道，字相源自夢，夢裏是浩浩蕩蕩回鄉的人。於是他筆下的回字車輪滾滾，又望眼欲穿；家字則像為回家的遊子亮着的一盞燈，老人和孩子在守望。姑妄言之，這夢怕是東漢許慎所託。自古傳法，氣若游絲，這一根絲化作一縷清風一朵祥雲，從東漢的長安古城出發，經過魏晉六朝的竹林，經過唐宋元明清的歲月，飄到了海南，落



▲梅國雲的字相作品。 作者供圖

在梅國雲身上。於是從《字相藝術》到如今的《字·相》，這是畫，是書法，是文學，也是哲學。

最難得梅國雲作字相津津樂道，跌宕自喜。我人到中年，無非樂道，無非自喜，其他的似乎全然淡忘了。

我喜歡書裏的那幅《慈祥》，亦慈亦悲，真像是我的祖母祖父的臉。其實不獨是我的祖母祖父，是中國人的祖父祖母吧。《慈祥》用的是灑金紙，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很難過，一下子就勾起了太多逝水年華的往事。

還有那個樓字，一層層高聳雲端，在宣紙上很現代。

釣字，穿斗笠的人手執竹竿，魚線飄向群魚……

天寒地凍的寒字，蹙縮着眉頭，我見猶涼。

而那一幅《望月》，卻很古典。望是坐忘，安坐，靜坐，端坐，閒坐，箕坐，禪坐……天空的月，是下弦月。依舊是秦時明月，而漢時關早已不見，月下而坐的是你是他，是芸芸眾生。

很久沒有望月了，在梅國雲的書裏遇見古典的月，窗外也有一彎月牙。看着天上月，看看書中望月，一時物我兩忘。



## 自由談

方曉嵐

四月二日，有幸被邀出席上海「和東坡·交個朋友」宴集全球發布暨第二屆飲食文化傳承與創新論壇，與近兩百位專家學者、飲食行業人士等聚首一堂。

蘇東坡，一位無可替代的中國歷史文化代言人，主辦方以「和東坡·交個朋友」作為一張亮麗的名片，在海內外弘揚中國飲食文化，以一種嶄新的形式把傳統文化以活態傳承。

中國人自小念書就認識蘇東坡，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他是耀眼的大文豪、書畫家，更是美食及烹調的鑒賞家，他的詩詞中有很多讚美美食的作品。試想千年之前，在那信息閉塞的年代，沒有電子通訊，沒有大量印刷出版，沒有一切宣傳機器，而蘇東坡也沒有條件像孔子那樣開院教學，貧窮潦倒也請不起食客和助手，就是在這種艱難的條件下，蘇東坡的成就，在中國傳誦千年。

中國自商周時期起，已有古籍記錄飲食，但內容重點在於貴族們在祭祠時的器具與食物，到了漢唐時期，經濟興盛，飲食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大多數文獻記載的仍是皇室貴族的飲食，而作為宋代人的蘇東坡，寫的都是平民百姓吃的食物，他也樂於過平民百姓的生活。蘇東坡不僅僅是簡單地承載着「美食家」的稱謂，更是為百姓的飲食文化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載。

古時中國人基本上每天只吃兩餐，到了宋朝，開放夜禁，百姓日常飲食由兩餐改為三餐，兩餐之間吃一次點心，逐漸成為百姓的生活習慣，繁華的夜生活從此開始，這是中華飲食的一個里程

## 與蘇東坡的約會

碑。在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可見市井飲食之精彩，蘇東坡的確趕上了宋代的飲食好時光，只可惜他仕途不順，到處流轉，錦衣美食輪不到他，而簡單民間美食就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大享受和慰藉。

宋代林洪撰寫的《山家清供》，有一段「玉糝羹」，寫的是才子蘇東坡的食事，原文曰：「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棧蘆菔燻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為糝食之。忽停箸撫几曰：若非天竺酥醃，人間決無此味。」意思是蘇東坡有次與蘇軾（字子由）飲酒，飲到興致甚高之時，把蘆菔（蘿蔔）煮爛，不放其他材料，只是把米研碎做糝吃。席間蘇東坡忽然放下筷子，拍打桌子，說：「除非有天竺酥醃，人間絕無此美味。」蘇東坡為此羹命名為「玉糝羹」，並作詩稱頌：「香似龍涎仍艷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齋膽，輕比東坡玉糝羹。」



▲東坡肘子。 作者供圖

東坡肉是國人熟悉的東坡食祭，製作東坡肉，離不開醬油。中國人在約三千年前已懂得製醬來為食物提鮮，周天子用膳有一百二十種醬，每一種醬配一種食物，計有醢（粵音海）用鹽醃成肉醬、醢（粵音談）有汁的肉醬、醢（粵音希）肉類發酵後產生的酸味（醋），是用來醃製食物。由於以肉製醬不易保存，到了漢代，更多的是用植物來製醬，全國遍布製醬作坊。在醬的發酵過程中，會產生一種液體，稱為醬青。到了宋代，醬青不再是醬的副產物而是主產品，更不是貴族和有錢人的專利品，因價格下降，百姓都把它作為食物的調味料，並從此稱為「醬油」。蘇東坡正是趕上了普遍使用醬油的時光，有了醬油就有紅燒，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應運而生，雖然這些菜式未必由他而創，但通過他對選用食材和烹調火候的理解，且用讚美的文字作出詠嘆，使之揚名天下而流傳而今，絕非一般人所能及。

蘇東坡寫美食，寫的是一種對生活的態度，在他做官被一貶再貶的貧困潦倒人生，他對大自然所給予的食材，充滿欣賞、敬畏、珍惜，於是他用僅有的、能負擔得起的食材，花心思去做到最好，並記錄下來與人分享，他的樂觀、豁達、從容，令人敬佩，他一生可能未嘗珍饈百味，但他是真正的美食家。

幾千年的文化沉澱，成就了聞名世界的中華飲食，無數先輩們的努力，點滴成金，其中包括了蘇東坡的功勞。希望通過這次「和東坡·交個朋友」的持續行動，讓東坡先生成為海內外成為弘揚中國飲食文化的明星代言人，說好東坡故事，說好中國故事，一起在傳承文化的路上，攜手同行。

## 查考特朗普的語文程度



如是見 陳安

唐納德·特朗普第二次上台，網上又熱鬧起來。先不說美國國內政策和外交手段，僅就其談話、演講的用詞、風格，互聯網上很快就出現了「群言堂」，各界人士紛紛議論，探討這位商人總統的教育水平究竟有多高。

有名魔術師發問：「為什麼特朗普喜歡用『大的』形容詞，如『偉大的』，『強大的』，『美妙的』，『極好的』？」

他回答道：「這是因為他不讀書，不追求知識，缺乏智慧，只能用孩子詞彙表達他的想法。」

有人補充說：「這是因為他只有小學三年級學生的詞彙量。」

有名作家問道：「特朗普所用的基本詞

彙和語言結構是不是經過深思熟慮？」

他回答道：「我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但在遣詞造句方面，他確實有很多困難。」

接着他摘引特朗普一個長達十四行的句子，裏面滿是that, it, what, which……他說，你讀後會覺得特朗普什麼也沒有說，言不及義，空洞無物——特朗普可能因畢業於沃頓商學院，所以在語言藝術方面缺乏修養，作文講話毫無文采。

特朗普講演時最常用哪些語句？有人說，最多的是「很多人相信……」「很多人認為……」「很多人說……」。

有個作家說，特朗普以此來促使你聽信他的大話，接受他的謊言，每當聽到他說

「很多人相信……」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說：『那不是真的……』。」

特朗普講話使人想起三年級小學生的不止一人，有個寫作者說：「我曾愛聽他講話，但現在不再是他的粉絲，一見他演講，我就轉換頻道，不再想聽到一個三年級學生在課堂裏大聲念文章。他講得冗長，乏味，選詞範圍很狹窄，挑不出什麼好詞佳句。」

特朗普自認為高明，可他的英文水平若與邱吉爾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別。那位英國前首相用詞簡練，常用短音節詞、短句，言簡意賅，生動而深刻。特朗普的十四行長句及其他長篇大論，則最好用「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來形容。

特朗普應知道邱吉爾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自己不能跟邱吉爾相比的，但他竟不知諾貝爾獎沒有新聞獎。有一次，他對「製造假新聞」的媒體氣洶洶地說：「你們應該把你們的諾貝爾獎退出來！」他顯然忘了美國有個普利策新聞獎。

不過，別看特朗普語文水平不高，他可懂「修辭法」呢，尤其善用其中的「誠實誇張法」，常把自己賺一百萬說成賺五百萬，賺五百萬說成賺一千萬。調停俄烏衝突，他又修了一下辭，把美國支援烏克蘭的款項從不到一千億美元「誠實誇張」到五千億美元，要烏克蘭用各種方式償還，這怎能不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深感吃驚和失望？